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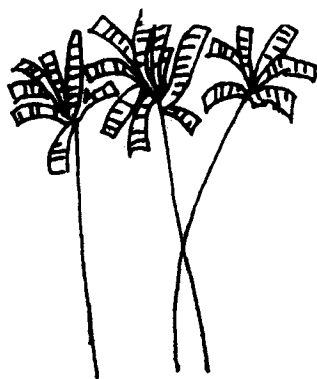


玛拉沁夫

远方集



YUAN
FANG
JI



远 方 集

玛拉沁夫

百花文艺出版社

远 方 集

玛 拉 沁 夫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3 1/2 插页 2 字数 66,000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700

书号: 10151·534

定价: 0.30元

内 容 提 要

在这本散文集里，作者既用饱蘸情思的彩笔描绘了非洲大陆的风光和中国人民、非洲人民的友好情谊，又热情奔放地描绘了祖国边疆的名山大川以及兄弟民族新的生活景象，还有一些怀念性的文章，也写得诚挚、深切，让人久久不能平静。

DE86/28

目 录

飞往非洲.....	1
“你好!”	9
缝纫鸟.....	16
旅行家树.....	21
相思豆.....	23
非洲鼓的怀念.....	30
滇池茶花.....	34
叮咚, 叮咚.....	38
峨眉道上.....	41
神女峰遐想.....	46
雪峰情思.....	52

1

日出.....	56
旅伴.....	62
篝火旁的野餐.....	70
捕鹿的故事.....	78
神鸟.....	86
“没有春天，咱们会去创造！”	91
展翅金鹰关不住.....	99
牧民中的诗人，诗人中的牧民.....	105

飞往非洲

今天是我们出访非洲的第一天。

飞机起飞后，在北京上空绕行时，我从舷窗望着那熟悉的渐渐变小了的街道、田野和秀丽山水，有一股浓重的惜别之情笼罩心头……祖国啊，我们又要暂时离开你的土地了。这一次，我们为了增进中国和非洲人民之间的友谊与了解，促进文化交流，将要到遥远的非洲去进行访问。

我们的专机越过八达岭，向西北方向飞去；这是我所熟悉的北京——呼和浩特航线。我们的第一站不是要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停留吗，怎么向西北方向飞去了？这时机上服务员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将取道北京——呼和浩特——和田（新疆）航线，而后从喀喇昆仑山脉飞越国境。

从北京起飞后刚过半个小时，机上广播说：现在我们正飞行在呼和浩特市上空。刹时，机舱中一片喧腾。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挤到舷窗前往下望去。啊，可不是吗，下面的城市，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青色的城！那主要街道，全能辨认得出来，甚至连那位在内蒙古存在了两千多年、成为民族团结象征的美丽的王昭君的坟墓，也郁郁葱葱看得清清楚楚。再

见吧，呼和浩特，你的居民，在一万米的高空，在向你辞别！一想到不久，或许就在明天，我们将要与非洲大陆的人民生活在一起时，心中不免激动起来。我们为作为执行这一友好使命的访问团成员而感到骄傲！

又过十二分钟后，我们飞临包头上空。“四人帮”横行时，包头那么大的钢铁基地被破坏得烟囱不冒烟。现在完全不同了。整个包头呈现出龙腾虎跃、热气腾腾的景象。我们对自己的故乡——内蒙古，带着这样一种美好的印象，将远离祖国而去。

黄河，象一条巨蟒弯弯曲曲地出现在机翼下面。人常说黄河九曲婉转，那“九曲”的九字，显然不是实数而是表示多的意思。现在我们从万米高空上俯瞰伟大黄河的雄姿，才体会到她不是“九曲”，而是用她那条千转万曲的银线，象天工巧匠那样在祖国大地上编织出一幅幅精美的图案。

再往西，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海了。从地图上看出这一大片沙漠直穿内蒙古、宁夏、甘肃和新疆等数省（区），面积之大，十分惊人！

在今天的整个航行中，引起我最大兴趣的是飞越喀喇昆仑山脉，特别是从海拔8611米高度的乔戈里峰附近绕行的那一段无与伦比的雄伟壮观景色。新疆西南部，全是连绵起伏的高山。我们的老机长曾多次在这条航线上飞行，他告诉我说，下面的群山一般都在海拔六、七千米左右高度。在那无边群山中，偶见几座高峰岿然独存，把她那尖尖的峰头象一只只利剑似地伸向蓝天，探出云海之上。我不知道这些山峰的名称，但估计都是世界著名的高峰，或许都在海拔八千米

以上吧！在它们那永远冰冻的顶峰上，也许至今还没有踏过人类的足迹……

现在它们都在我们的脚下匆匆后退。一个人一生中能有几次观赏如此壮阔而奇丽景色的机会啊！

我从舷窗静静地望着象大海波涛一般无尽头的群山，和突出于群山之上的高峰。脑海中闪过一个带有几分哲理性的问题：即群山与高峰，或者说高峰与群山的关系。没有具有普遍高度的群山，就不会有突出的高峰；高峰是以具有普遍高度的群山作基础而存在的。我们不只应该知道某一著名的高峰，而且也应当知道对高峰左右拱托、作基础的连绵群山。我曾登过山东著名泰山的绝顶，那巍峨的气势，确实令人羡慕不止，甚至连杜甫老先生也不能不发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赞叹！然而“五岳之一”的泰山，才只有海拔一千五百多米的高度，如果是站到喜马拉雅山脉或者喀喇昆仑山脉中去，那它可能是一个最低的了。泰山，那般出名，而只有一千五百多米的高度，就是因为它是在平原上，左右没有普遍高度的群山作基础，没有群山的拱托。一句话，高峰是离不开群山的；只有在具有普遍高度的群山中，才会出现真正的高峰。

就在我这样遐思默想的时候，机翼下有一种奇特的景象吸引住了我：在莽莽群山中，每一座突出的高峰上面，都有一条长长的（估计长达数公里的）白色飘带一般的云雾，把每一座高峰装扮得越发挺拔峻秀，就象一个个俊俏的青年，而且还好象有几分高傲的派头。那飘带一般的云雾，也许是高空的飓风掀起的雪幕吧，它们在移动，想必那里的风是极大

的。在古老而神秘的喀喇昆仑山脉的群山中，显然爆发过泥沙流，从高坡上滚流而下，最后凝固在深深的峡谷中。从高空望去，就象一张巨大的兽皮，披在峡谷里。那么有什么人发现过它吗？不一定。那样巨大的泥沙流，它是怎样从地下喷出来，向低洼处倾泻而下，而后又是怎样渐渐地自然沉止、凝固，变成今天这样披在峡谷中的一张兽皮的？这一切，都是自然力的表现，我们搞文学的人，只能看见这些现象，至于其中的奥秘，我们是说不清楚的。但是我们能够有机会从一万一千米的高空，观赏雄伟的喀喇昆仑山脉那神奇的不可思议的千姿百态，倒也是一次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经历。

飞机从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南面，渐渐向南转飞，越过克什米尔，进入了友好邻邦巴基斯坦上空。当我们的专机在卡拉奇略事停留，我们走下飞机时，对那里炎热的气候很不适应。我领事馆的同志们告诉我们说，今天最高温度为34度。从现在起，在我们的旅途中，再也不会会有几小时前那种北京仲秋的清爽气候了。我们告别了炎热的巴基斯坦，向同样是炎热的非洲大陆的方向，振翼西飞……从此一直飞行在印度洋的上空。

我们在群山雪峰上空飞行的时间过长了，乍一看见海洋不由得都兴奋异常。但是时间一长，在海洋上飞行，比起飞行在变幻万千的群山之上，却显得单调多了：洋面，洋面，洋面……

洋面，诚然是美丽的，闪烁着绿宝石般的光泽，远望去，就象少女精灵动人的眼睛。然而，少女的眼睛再精灵美丽，看得时间长了，不也是显得过于单调吗！不少同志在这单调

的颜色中，也由于长途飞行的劳累，蒙蒙然进入了梦乡。我没有睡去，是因为一个久远的故事，萦绕于我的脑海中。我望着印度洋无边的洋面，想到了我国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我们这位杰出的回族同胞，早在四、五百年以前，指挥他的舰队“七下西洋”时，也许正是走过我们今天航行的这条路线吧？中国与非洲相距万里，而且远隔重洋，但是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却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中最突出的一章，就是郑和与他的舰队写成的。请设想一下，在五百年前，郑和率领舰队（这个舰队兴盛时期乘员多达两三万人），从南京附近起航，穿过台湾海峡，路经斯里兰卡，横渡印度洋，从索马里踏上非洲大陆，这一伟大创举，要比西班牙人哥伦布1492年渡过大西洋到达美洲海岸，几乎早一个世纪！足见当时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在世界上占有先进地位，而在造船技术和规模上甚至居于世界首位。古代书籍中所描绘的郑和舰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大洋中，“云帆高涨，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而“若履通衢”，想必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我们中国人民是勤劳而又智慧的，在古代能居于世界科技之前列，今天我们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当我们排除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危害之后，经过努力将一定能够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在各个领域中都跨入一个新的先进的行列之中。想到这里，仿佛那印度洋翻腾的浪涛涌入了我的心中，不由得情涛奔涌，不能自己。

我们已经飞到了赤道线上。我从来不曾到过赤道，总想从周围发现一点奇特的自然现象。据说一般情况下，赤道线上气流不稳定，对航行有不利影响。但是今天的天气好得出

奇，在飞机上一点也感觉不出有什么气流的影响。飞行很平稳，伏在桌子上记笔记，连一点颤抖的感觉都没有。老机长走过来对我说：“飞越赤道的机会不多，今天天气这样好，请你到驾驶舱里观赏一下赤道风光吧！”我被领进驾驶舱里，三面舷窗，视野开阔，除了看到更广阔的洋面之外，最使我惊奇的是太阳就象一团火球，挂在我们的正前方，形成平行直线，好象过不久我们就会与它相撞似的。

在印度洋上空飞行了将近六个小时之后，机翼下面出现了非洲红色的大陆。从航行图上看，我们是在索马里领空上飞行。飞机一直沿着海岸线南飞，所以形成了机舱的左边是绿色的印度洋，右边是非洲红色的大地这样断然不同的两种颜色的景致，这倒是别有情趣的。非洲大陆的土地为什么是绛红色的？从土壤学上讲它是肥沃的还是贫瘠的？我到非洲来之前，曾经翻阅过许多介绍非洲情况的文章和书籍，好象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只好自己作回答：这种绛红色的土壤，对某些植物和农作物可能是肥沃的，而对另外一些植物和农作物可能是贫瘠的。想着这种不伦不类的结论，我暗中自嘲地笑了。

进入非洲大陆之后，到处都是茂密的树林和草丛，居民多是住在一座座小山头上。我们将要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布隆迪，被称为“非洲的心脏”，意思是居于非洲大陆的中心。当我们飞临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上空时，依然满目皆是绛红色土地，由此我猜想非洲大陆或许全是红色土地吧！

布琼布拉依山傍水，它座落在翠微山峦之麓，前面则是连接着布隆迪、坦桑尼亚、扎伊尔和赞比亚等数国的世界第

二深水湖——坦噶尼喀湖。湖光山色，秀丽异常。

我们乘坐的中国民航机，是首次在布隆迪降落，所以我们走下飞机的时候，在欢迎者当中，不但有文化青年体育部的官员，而且还有民航总局的官员。

我们在机场贵宾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记者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许多问题都是极其友好的，有的甚至是很有趣的。有一位记者问我们：“中国政府派专机送你们到如此遥远的非洲来访问，这是十分了不起的事，我想知道一下，你们除了进行友好访问之外，是否还负有别的使命？”我们回答说：“我国政府派专机前来送我们，说明我国政府对增进我国人民与贵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了解的重视，我们前来贵国访问，是为了增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了解，促进文化交流，同时也是我们向贵国人民和艺术家们学习的一次很好机会。这就是我们的唯一使命。难道还有比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了解更好的使命吗？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最美好的使命！”对我们的回答记者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驱车驶进布琼布拉市区时，我们发现布琼布拉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大花园。到处开遍了热带地区的艳丽花朵，灌木、草丛也开花，甚至连那几十米高的大树也是花朵累累，我们在这满目鲜花中，飞速行驶……就在这当儿，我忽然看见从一个庭院那被鲜花掩蔽的栅栏里面钻出一个黑人少女的头来，她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长得挺清秀。当她认出我们是中国人时，立刻露出开朗的笑容，招着手用中国话高声喊道：“你好！”我们也向她招手，用中国话回答：“你好！”

“你好！”这是表示友谊的词句。然而一个远离中国万

里之遥的布隆迪少女，是怎么学会中国这句美好语言的？当时我们刚到布隆迪，作不出确切的答案，然而后来我们在布隆迪访问期间，每天都有无数素不相识的黑人朋友，向我们招手，用中国话高喊：“你好！”那当然是我在以后写的文字中将要叙述的事。今天，我们踏上布隆迪美丽国土的第一天，那位黑人少女的友好笑容，和那句“你好！”的呼喊声，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布琼布拉的夜是那样深静而美丽，窗外时而送来浓郁而陌生的花香。今天虽然航行了十七个小时，我却毫无倦意，想着这一天的经历与感受，久久不能入睡……

“你 好!”

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是一座花城。到处都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花开花，草开花，灌木也开花，甚至连那几丈高的大树，也是如云似霞的繁花满枝头。许多庭院，并没有砖瓦围墙，只是架起简单的木栅，让各种开着花的草木，爬过栅栏，象彩色瀑布一样向外漫下来，自然形成围墙，这种围墙也可称为“花墙”。

布隆迪处于赤道南，属于热带草原气候，那里没有春夏秋冬，只分雨季与旱季，年轮转逝与花草萌衰的交替感觉，很不明显。由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于植物生长，那漫山遍野的碧草艳花，永远给人一种充满生机的印象。

我们到达布琼布拉的头一天，从飞机场进城里去，驱车行驶在那花海之中。在我只顾观赏路两旁各种花色的当儿，忽然从一所庭院的花墙中间，钻出一个小脑袋来，脸儿是黑黑的，在长长的睫毛下闪动着两只大大的眼睛，从发式上看得出是个小姑娘。当她发现我们是中国人时，立刻满面笑容地向我们招手，用中国话喊道：“你好！”当我们向她招手，并回喊“你好”时，车已飞驰而过，也不知那位黑人小

姑娘听见没有。但是，那张从花墙中间钻出来的美丽的小黑脸儿，和她用中国话喊的“你好”的声音，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你好！”这是一句普通的中国话，但是在与中国远隔万里的非洲大陆的心脏地区，听到一个黑人姑娘喊出它来，我觉得它已经不是一句语言，而是一朵花，一朵美丽的花，开在中布两国人民心田上的友谊的花！从那以后，在布隆迪度过的时日里，我们每天都遇见许多陌生的黑人朋友，向我们挥舞这朵友谊的鲜花——用中国话向我们亲切地呼喊：“你好！”

今天，当我回到中国，在深静的冬夜中记述这篇文字的时候，那些呼喊“你好”的许许多多布隆迪朋友们的音容笑貌，重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好象我们并没有分离，明天早晨我一走出门去，还会遇见他们似的。其中有几件事，是需要在这里特别描述一番的。

有一天我到远离布琼布拉市区的山里参观由我援建的穆杰雷水电站工地。那里“邃岸天高，空谷幽深”，天下独绝。在那奇山秀水之间，我们行驶在盘山公路上，据说有一位布隆迪政府官员曾经说过，等中国援建的水电站建成后，他要退休，到这里来修建一所山间旅馆，专以旅游为业，接待各国前来参观游览的宾朋。当然，他这是随便说的话，但也足见这一带秀丽的山水，具有多么迷人的魅力！

沿着盘山公路越往上走，山势越发险峻，树木越发茂密，从峡谷中传来的穆杰雷河那急湍的隆隆涛声，使人觉得仿佛行驶在远古的荒山僻野之中，就在这时，不知是从山涧

峡谷，还是蕉林花丛中，突然传来一位妇女的喊声：“你好！”接着她又在急忙说着什么，随之传来一个呀呀学语的孩儿的声音：“你——好！”与我同行的翻译同志告诉我说，那是一位母亲向我们致意之后，又教她的孩儿用中国话向我们问候。我把头探出车窗，想看一眼那母子二人，但是茂密的树木与花丛遮住了视线，怎么也看不见她们。然而她们的声音，依然回响在深山密林里……

我被这母子二人“你好”那句中国话深深感动了！这是在什么地方？不是在繁华的都市，不是在国际港口，也不是在我们的邻国，而是在非洲十分偏僻深寂的崇山密林里，这里的一位普通黑人妇女，竟然也会说我们中国那句美好的语言，而且还把那句话那样认真地教给她刚学话的孩儿，这是什么？这是一首诗！是写在中布两国人民心田中的友谊的诗！可惜我没有看到她们母子俩的面容，无法描绘当时她们的动人神情，然而我想象得出那位年青而健美的妇女，和她那个全身黑得发亮的小胖宝贝，都象许多非洲人那样有一对双眼皮的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眼神里总是带有纯朴的笑意，美丽而逗人！她们不知道什么是外交辞令，她们的所有语言，都只是为了表达内心的深情实感。我不知道她们一个个是从哪里学会“你好”这句中国话的，但我知道这是发自她们内心的一首美丽的诗！

又有一次，在一个寂静的夜晚，我同一位同志办完事，从市郊回住所去。路两旁是芭蕉林，在阴云密布的夜幕中黑乎乎一片，好象是两面墙。这时，下起雨来了，起初雨不大，淅淅沥沥地打在身上，被非洲的炎热苦了一天的我，反